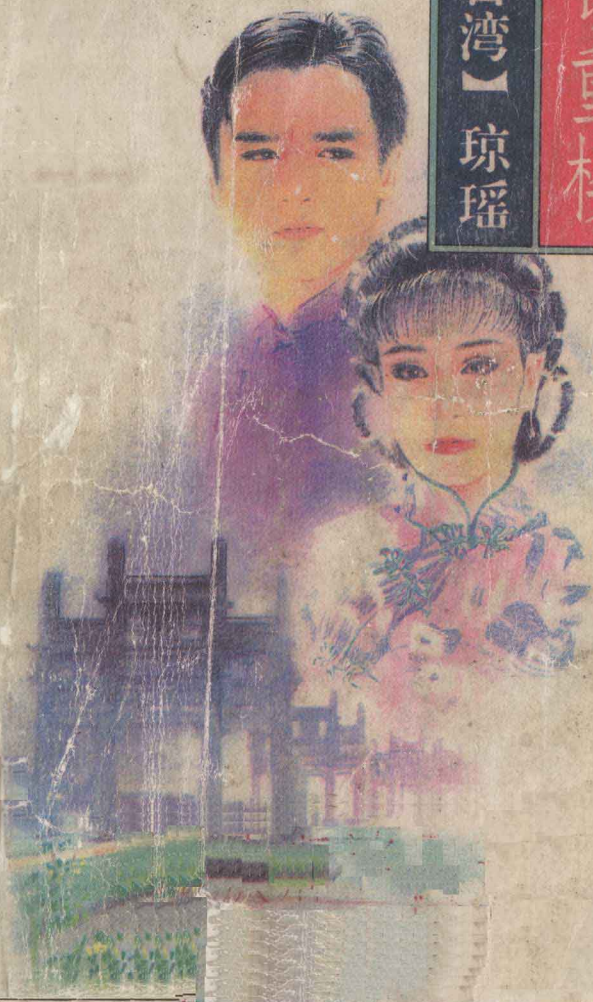


【两个永恒】之二

烟锁重楼

【台湾】琼瑶

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钟 纓

肖建国

封面绘图：王仪雄

烟锁重楼

〔台湾〕琼瑶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插页 130,000字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1877—0

I·1630 定价：6.10元

〔台湾〕 琼瑶

烟锁重楼

花城出版社

全集自序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『写作』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、会休息，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藉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式，统一编排，出版这套『琼瑶全集』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著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。再加上，我过

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的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《六个梦》。又例如，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份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『残缺的自传』，有『童年』部份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份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於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份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……的时候，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。重新编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种『重生』吧！
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，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，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读者的考验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，在『全集』出版前夕，

这种情怀，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写出的每部书，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『轰轰烈烈』的感情，那也只是『平凡人』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『琼瑶全集』，献给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们！

琼瑶写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台北可园

1

民国十年七月十日，安徽白沙镇。

梦寒第一次看到曾家那巍峨的七道牌坊，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早上。那天是她嫁到曾家的大喜之日。这个早上，她不止见到了名不虚传的『曾家牌坊』，她也见识了名不虚传的『曾家排场』。而且，也是这天早上，她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曾靖南，和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，江雨杭。这个早上所发生的事，是她这一生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

这天的白沙镇真是热闹极了。几乎全镇的居民都出动了，大家一清早就跑到曾家牌坊下面去等著，争先恐后的要看新娘子『拜牌坊』。新娘子拜牌坊，是曾家家族的规矩，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。曾家这七道牌坊远近驰名，不止是整个白沙镇的光荣，也是整个徽州地区的光荣。它们分别是功德坊、忠义坊、贞节坊、孝悌坊、贤良坊、廉政坊、和仁爱坊。一个家庭里能拥有这么多的美德，并惊动许多皇帝下旨建坊，实在是太不容易。难怪这些牌坊成为曾家最大的骄傲，也难怪多年以来，会有一大堆与牌坊有关的习俗。新娘子拜牌坊，就是其中最戏剧化，最花稍，也最壮观的一项。

曾家已经有三十年不曾办过喜事了。上一次办喜事，还是曾牧白结婚的时候。曾家什麼都不缺，就是人丁不旺，已经是三代单传。曾靖南又是个独子，如果错过了这次看新娘拜牌坊的机会，恐怕又要再等个二、三十年。难怪全镇的老

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都要挤到这牌坊下来看热闹了。大家呼朋唤友，吵吵嚷嚷，挤来挤去，简直是万头钻动，人声鼎沸。

『快快快……第三道才是贞节牌坊，新娘子只拜贞节牌坊，不拜别的，快占位子呀！到这边来呀！』有过经验的人拚命吆喝著那些没有经验的人。

『哎呀！吹鼓手已经来了，新郎骑著一匹大白马，好威风啊！』

『看呀！看呀！花轿过来了呀！喜娘就有十二个，真好看呀！』

『啊呀，这迎亲队伍简直有一里路长，实在太盛大了……』

『听说新娘子是从屯溪娶来的，真有福气，能嫁到白沙镇曾家来，一定是前生修的……』

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的，叫著喊著，兴奋得不得了。

在这一片吵嚷声中，喜乐队伍，已经浩浩荡荡而来。先是举著『囍』字和华盖的仪仗队，然后是乐队，乐队后面，是身穿红衣，骑著白马的新郎馆，再后面，是分成两列的十二个喜娘，再后面，是八个轿夫抬著的大红花轿。轿子上的帘幕，全是描金绣凤，华丽极了。再后面，是两列眉清目秀的丫头。所有的队伍，连丫头带喜娘，都是一身的红。在七月灿烂的阳光之下，真是明丽耀眼，使人目不暇接。

围观的群众，一见到花轿出现，就更加兴奋了，大家拚命的往前挤，都挤到牌坊下的石板路上来了。曾家是由曾牧白的义子，一个名叫江雨杭的年轻人，带著上百名家丁和漆树工人，在维持著现场秩序。江雨杭和工人们，每人手中都拿著一根木棍，分站在道路的两旁。棍子上都系著红缎带，他们横著木棍，拦住两边的群众。雨杭不住的对人群拱手为礼，大声的说：

『各位乡亲，得罪得罪，请往后面退一点，别挡著通路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』

人群往后面退了一些，可是，棍子一个拦不牢，人群就又蜂拥而上。常常一大堆人都摔跌到石板路上来，场面简直难以控制。

梦寒坐在花轿里，眼观鼻鼻观心。喜帕蒙著头，她正襟危坐，动也不敢动。轿子摇摇晃晃的，已经摇晃了好几小时了。天气很热，她那凤冠霞帔下，早已是香汗淋漓。这一路上，她听著那吹吹打打的鼓乐声，心里是七上八下，思潮澎湃。这个婚事是哥哥做的主，曾家是这麼大的望族，能够联姻，哥哥觉得很有面子。梦寒父母双亡，哥哥下个月就远调到四川去，所以，婚期等不及到秋凉时再办，冒著暑气，赶著就办了。要嫁到这样一个名门中来，梦寒实在有些怯场。不知道新郎的脾气好不好？不知道公公婆婆，还有那个老奶奶会不会喜欢自己？更不知道那些曾家的规矩，自己能不能适应？她就这样想来想去的，一路想到了白沙镇。然后，她感觉到轿子的速度放慢了，听著轿外的人声鼎沸，她知道，终於到了曾家牌坊。虽然事先，她在家里就练习过『拜牌坊』，不过是跪著磕几个头而已，应该没有什麼好害怕的。但是，现在，听到这麼多的人声，呼叫声，吆喝声，笑声……她竟浑身都紧张起来。

然后，鼓乐声乍然停止。

接著，是一个司仪在高唱著：

『停轿！』

轿子被放下了。梦寒在轿子中冒著汗。

『请新娘下轿！』司仪再唱。

帘帘掀开了，白花花的阳光一下子就闪了进来，映著那红色的喜帕，炫耀得梦寒满眼都是亮亮的红。她的头晕晕的，心脏怦怦怦的跳个不停。还在怔忡间，慈妈和另一个喜

娘已经伸手进来扶著她，把她搀出轿来。因为坐了太久，双脚都有些发软，走出轿子时，忍不住踉跄了一下。慈妈慌忙在她耳边说：

『别慌！别慌！慢慢来！我扶著你呢！』

慈妈是她的奶妈，因为舍不得她，而跟著『嫁』了过来。幸好有慈妈，否则，她更不知道要慌乱成什麼样子。

『新娘子出来了！新娘子出来了……』群众吼著叫著。

梦寒被搀扶著面对贞节牌坊，已有丫头们在牌坊下摆上了红色的跪垫，司仪用他那特殊的腔调，又开始高唱：

『维辛酉太平年，团圆月，和合日，吉利时，曾氏嗣孙曾靖南，娶夏家长女梦寒为妻，以此吉辰，敢申虔告……』

梦寒就在这唱礼中，盈盈就位。司仪继续高喊：

『请新娘叩拜贞节牌坊！跪！一叩首！再叩首！三叩首！』

梦寒依著司仪的指令，一一行礼如仪。围观的群众，有的鼓掌，有的高叫，有的欢呼，有的大笑……情绪都非常激昂。

终於，她磕完了三个头。司仪又在高呼：

『起！』

梦寒在慈妈和喜娘的搀扶下，慢慢的站了起来。奇怪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。忽然间，一阵风对梦寒迎面吹来，竟把她的喜帕给吹走了。梦寒大惊之下，直觉的用手一捞，没有捞著，她抬眼一看，那喜帕居然在空中飘然翻飞，飞呀飞的，就落到一个年轻人的肩膀上去了。群众都抬著头，目瞪口呆的跟那喜帕的方向看去，等到喜帕落定，大家才忍不住哗然大叫起来。原来那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曾牧白的义子江雨杭。这喜帕落在他肩上，使他也愣住了。情不自禁的，就对梦寒看过来。梦寒在惊怔当中，也对雨杭看过去，就和雨杭的眼光接了个正著。她不禁心中猛的一跳，好俊朗的一

张脸！好深邃的一对眼睛！此时，群众已纷纷大喊了起来：

『看呀！看呀！看新娘子呀！长得好漂亮啊……』

『哇！还没洞房，老天爷就来帮忙掀头盖啊……』

梦寒蓦的惊觉了，急忙低眉敛目。赶快再眼观鼻鼻观心，同时，慈妈已飞快上前，把手中的一方帕子，遮住了梦寒的脸。梦寒在被遮住脸的一瞬间，看到前面的靖南回头在嚷著：

『雨杭，你搞什麼？还不赶快把头盖给她盖起来？』

『哦！』雨杭顿时醒觉，拿起肩膀上的喜帕，就往梦寒这边走来。原来他的名字叫雨杭。梦寒模糊的想著，心里的感觉是乱糟糟的。但是，雨杭的帕子还来不及交还给梦寒，一件更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忽然间，音乐大作。从牌坊的另一头，丝竹唢呐的声音，呼啸而来，奏的却是出殡时所用的丧乐。大家惊讶的大叫，纷纷转头去看。只见一列丧葬的队伍，竟穿过牌坊，迎面走向花轿。这列丧葬队伍，人数不多，大约只有十几二十个人，却人人披麻带孝，举著白幡白旗，为首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一个手里高举火把，另一个高举著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，纸糊的假人，假人梳著两条长辮子，画著眉毛眼睛，看得出来是个姑娘。在这假人的胸前，写著三个大字：『卓秋桐』。这对小伙子后面，是一对老夫妻，手里捧著有『卓秋桐』三个字的牌位。再后面，有几个人吹著唢呐，有几个人撒著纸钱。他们一行人，一面直接扑向花轿，一面惨烈的呼号著：

『曾靖南！卓秋桐尸骨未寒，你敢让新娘子进门吗？』

围观的群众，都忍不住大声惊叹。简直没看过这麼好看的戏，大家更加骚动了，争先恐后的往前挤，个个伸长了脖子，要把情况看清楚。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

梦寒被这样一个突发状况给吓住了，完全不知道是怎麼

回事，但是，对方既然提到『新娘子』，显然是冲著这个婚礼而来。她傻傻的站著，手足无措。慈妈震惊得那麼厉害，也忘了去遮新娘的脸了，张大了眼睛，目瞪口呆。

『曾靖南，你好狠心呀！』那手举纸人的少年对著新郎大叫：『你看看她！』他举起纸人，对骑在马背上的靖南摇晃著：『这是我姐姐卓秋桐，你辜负了她，逼死了她！今天居然还敢大张旗鼓的迎亲，你就不怕苍天有眼吗？』

靖南原本喜孜孜的脸，在刹那间就转白了。他回头直著脖子喊：

『雨杭！雨杭！你怎麼没有把卓家的事摆平？』

雨杭急忙赶了过来，拦在靖南的前面，对那队人马著急的喊：

『为什麼要这样闹呢？无论如何，曾家是在办喜事，有什麼话，回头我上你们家去说！卓老爹，卓老妈，秋贵，秋阳……』他一个个喊过去：『你们看在我面子上，赶快离开这儿吧！』

『江少爷，』那卓老爹往前一站，老泪纵横的说：『我们卓家，事事都听你江雨杭的！唯有这一件，没办法听你的！我的女儿，秋桐，她死得冤哪！』

一句话使那卓老妈放声痛哭了起来，一面哭著，她一面呼天抢地的喊：

『秋桐！你显显灵！谁欠你的债，你找谁去还哪！』

『太不像话了！』靖南勃然大怒，回头喊：『老亡！老杨！带人把他们给拉下去！竟敢在今天来搅我的局，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……』

靖南的这几句话，使那些卓家的人，个个怒发如狂了。手拿火把的秋贵，举著火把往马鼻子下一送，惊得那匹马仰头狂嘶，差一点没把靖南给从马背上掀翻下来。秋贵对著群众大叫起来：

『各位乡亲，你们大家评评理！咱们家穷，我妹妹秋桐，为了让弟弟秋阳念书，所以到曾家去当丫头，谁知这曾靖南不是人，占了秋桐的便宜，他怕秋桐嚷嚷开来，就对天赌咒发誓的说，要娶秋桐为妻，说不是大夫人，也是个二夫人，秋桐认了真，死心塌地的跟了他……』

『快叫他闭嘴！』靖南在马背上暴跳如雷。『别让他在那儿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！全都是假话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！』

『曾靖南！你要不要脸？』秋阳往前一冲，举著纸人，悲切的喊著：『你还敢说没有一个字是真的？你忘了你还给了我姐姐一块玉珮作为信物……』

『玉珮？』靖南冒火的大叫：『那是她偷去的！』

『天啊！』卓老妈哭著嚷：『天下有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！秋桐死得冤哪！秋桐是那麽相信他……可他的结婚日子一定下来，他就和现在一样，什麼什麼都不承认了，不但不承认，还把秋桐赶回家来，可怜的秋桐，一个想不开，就上了吊……各位乡亲，他们曾家有钱有势有牌坊，可就没良心哪……』

『雨杭！雨杭！你是存心要我好看是不是？』靖南对著雨杭大吼大叫：『你是在听故事还是在听说话呀？手里拿著棍子，不知道怎麼用吗？还不给我打！』他回头又喊：『老尤！老尤！把他们打走……』

『不许打人！』雨杭大吼了一声，声音既响亮又有力，那些手持木棍，蠢蠢欲动的家丁立刻就退了回去。雨杭转向卓家的人，弯腰行了一个大礼，诚挚的说：『请相信我，秋桐的事，我一定想一个办法，让死者能够安息。请你们也撤退了吧！这样实在是太难看了！对於死去的秋桐，又有什麼帮助呢？』

『就因为姐姐已死，这个悲剧已经再难挽回，我们才这

样痛不欲生呀！』说话的是才十六岁的秋阳，他是白沙中学的高材生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气宇不凡。『可是，这曾靖南一点歉意都没有，始乱终弃不说，还硬栽给我姐姐各种罪名，让人忍无可忍！你看他那副样子……』他咬牙切齿的说：『简直是衣冠禽兽！』

『喂喂！雨杭，你别跟他们婆婆妈妈了，我都被骂得狗血淋头了，你还在那儿跟他们客气……老尤！老杨！大昌，大盛……都来呀！给我打！』

『混蛋！』秋贵暴吼了一声：『你简直不是人！我跟你拚了！』

说著，他把手里的火把，对著那马鼻子舞来舞去，这一下，那匹已经非常不安的马更加惊吓，扬起前蹄，一阵狂嘶，靖南坐不住，在众人的一片惊呼中，跌落在地上。雨杭和众家丁都奔上前去搀扶，叫少爷的叫少爷，叫靖南的叫靖南……那匹受惊的马就对人群奔窜了过去，群众尖叫著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在这片混乱中，秋贵和秋阳两兄弟，已经把那纸人点燃，就在梦寒的花轿前燃烧了起来。纸人是用结实的竹架子架著的，一阵噼哩叭啦，火舌就疯狂的往上窜升，烧得十分猛烈。

『梦寒，快退，快退！』慈妈和喜娘拉著梦寒就往后退，奈何花轿拦在后面，人群又挤在花轿后面，根本退无可退。

『秋桐！』秋阳悲怆的仰天狂叫：『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如果死不瞑目，就去找那个负你的人，和他一起化为灰烬吧！』

『烧啊！烧啊！烧啊……』卓老妈哭喊著：『秋桐，你来啊，烧了曾家的牌坊，烧了他的婚姻，烧啊，烧啊……』

靖南被雨杭和家丁们扶了起来，已经万分狼狈，再一

看，火舌四窜，而卓家的人，个个如痴如狂，势如拚命。不禁吓得掉头就跑，失声大叫：

『不好了，他们全家都发疯了，他们要烧死我呀！雨杭，雨杭，救命啊……』

秋贵见靖南拔腿就跑，拿著火把就追了上去，把火把对著靖南用力掷出。靖南一闪身躲过，那火把竟不偏不倚的插在花轿顶端。顷刻间，花轿就燃烧了起来。慈妈尖声大叫：

『小姐！小姐！快跑呀！小姐呀……』

梦寒早已被这种场面，惊得面无人色。身上的金银首饰又多，层层披挂，头上的那顶凤冠，又大又重，压得她整个头都抬不起来，何况，前后左右，都挤满了人，她实在不知道要怎麽样逃。就在这样一犹豫间，她的裙摆已经被火舌卷住了。慈妈惨叫：

『老天啊！谁来救我们小姐啊……』

就在此时，雨杭整个人飞扑了过来，他已脱下身上的长衫，把它卷在手上，他一手拉住梦寒的胳膊，用另一手里的长衫对著梦寒的裙摆一阵猛扑，居然把火给扑灭了。同时，家丁们也纷纷效法，把花轿的火也扑灭了，但那花轿的顶也烧没了，门帘也烧掉了一半，好不凄惨。梦寒惊魂未定，抬起头来，再度接触到雨杭关心而深邃的眸子。就这样四目一接，雨杭已迅速的掉转头去，忙著收拾那零乱的场面。

『老杨，老尤，快把少爷给追回来，大昌，大盛，你们去追那匹马！耀升，耀威……你们把队伍再组织起来！阿光，阿华，收拾地上的东西……』

迅速的交代完了，他走向卓老爹等一行人。

『卓老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今天闹成这样，你们或多或少，也出了一些气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到此为止吧！明天一早，我会去你们家，千言万语，等明天再说吧！』

卓老爹还没说什麼，秋阳往前一站。